

羣像

函子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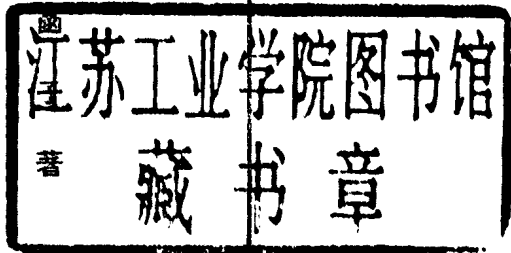
文藝創作

光華書店發行



群
像

光華書局發行



群像



著者 蕭 子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CHIUN SIENG

SIANZHY ZHU

一九四八年四月
在大連印造
初版發行三千册

群像

齒子 著

光華書局發行

目次

家庭會議	一
七十七槍	三
我們自衛有把握	二五
糾紛	三七

家庭會議

淮南路東殿馬鄉鄉長李德明在縣里就報了他家里有一個人參軍，但是因為家中老爹爹老奶奶和小弟兄們一向難說話，到底那個能去還是一筆心事，自己又因為最近上面分配他比較重要的工作，不能去，同時又希望家中除自己之外，三個力壯的弟兄要再有一個出來抗戰，也應該動員他們去。

回到家里，小弟兄都上山頭砍草了，碰巧老爹爹老奶奶都在家，他們就開始一段有趣的對話：

『你在縣里開會講些什麼？』老爹爹問。

『講鬼子快要失敗了，現在各國都在動手，我們這裡靠新四軍就要反攻了。』

『多時勝利？』老爹爹老奶奶一齊感到興趣。

『說勝利就勝利，現在差的就是新四軍還要多一些。』

『那自然要多一些。』老頭表示同意。

『說多就多嘛，要人參加啦！』李德明望着二老的臉孔。

『不能多擴些嗎？』老頭認為又是擴軍工作下來了。

『噫，現在不講擴了，公平合理自願，弟兄多的，自己心里顛倒顛倒……』李德明由於自己心急，很快把話引到與自己家庭有關的問題上。

老奶奶馬上嘟着嘴說：『新四軍要多一些，叫我們怎麼弄？弟兄多的去，還能攤到我家庭麼？』

『怎麼不攤到？』李德明話還未完，他老媽媽就一股氣兒直喘上來，她說：『要你在外頭幹什麼？你不是公家人啦。』

李德明對家里人一向不高興，變態的說話，硬生生的說：『有的地方區長的兄弟也去吶，現在一色是這樣。』

老媽媽下巴一牽一牽就要哭，老爹爹也沒有心思吃飯了，李德明這才想到該勸勸他們，於是就湊到他們面前講了幾句：『怕什麼，去的人多吶，從前我們擴人家一個兒子的也去了，你現在去一個，還有兩三個看住你跟前呢。』說着心里直想去佈置鄉民會，又邊走邊說：『快別噁了，又不叫你老爹爹老奶奶去，快和小弟兄幾個商量商量，倒着那個去？我們做模範要緊，不要落在人家後頭丟死人。』

鄉民會上李德明報告公平合理的條件，特別說到「幹部不算」（即當幹部不能抵算參軍的意思），接着就報自己家中有一個參軍，下面大拍巴掌。他老頭正站在牆拐里，一肚子不高興，聽他講話的時候就聽不下去，直到他自報了，下面拍巴掌，他就猛然驚了一下，心里發楞，知道「完了」，好像那些巴掌就打在自己的臉上。

會場上很多人都把李老頭子的臉色看在眼里，猜想他們父子「有些矛盾」，靠不住說去就去，恐怕幹部做火媒子，落得他們最後上當，就紛紛的說：『看着好了，鄉長家要去，我們自然去。』

× × ×

老頭子回到家里，冷冷的回答了家中關心的詢問，喪氣的說：『他已經報過了。』老奶奶馬上大哭起來，嘴里還哼着：『公平，公我，兩個去，公平個鬼，這倒開的什麼會，開的割肉會未……』

二房最怕當兵，怕攤到自己頭上來，就說：『他報的名就要他去，我們高低不去瞞他。』

三房和小四子倒沒有說什麼，他們模模糊糊不知到底會不會攤到自己頭上來。李德明當天晚上回到家里，老遠就聽到老媽媽在哭，以為又是家中吵仗了，走近一聽，知道

里面有明堂，原來那里面傳出的聲音邊哭還邊訴着說：『怎麼得了呀！弄了我的大乖乖，還要我的小平乖，衝家啦！天啦！』

他一跑進屋就正對他母親說：『你哭什麼，倒看我家怎麼弄？我弄到那里去啦，還不在你跟前麼？』後來想自己也實在是一位「莽將」，儘叫着別人打通思想，自己跟自己的媽媽也沒有打通思想，就改了口氣，軟和一點說：『你不哭好不好？我跟你談談。』

老媽媽也真哭昏了頭，不想哭了。李德明坐下來說：『你怕什麼？你不想想那些成團成隊的新四軍，那些白花胖胖獸獸的不都是爺娘養的麼？人家能幹，我家爲什麼不能幹？我們總想人家幹，怎麼說得過去，人家有的還是獨子呢。』他看見母親已在注意聽下去，又把從前這里土匪如毛，家里過不安穩，睡田埂坂子，鍊黃豆顆，叫土匪燒了房子的事情講了一遍，他說：『你還記得麼？有一天狗一咬，你拖了小四子直往後面黃豆顆里跑，小四子不懂好歹直哭，你恨不能按住他的嘴，那時你說：『這日子倒怎麼過？心都要跳出來了。』從前苦都是替別人打算，不够土匪一把火，現在開着門都能睡覺了，這好處是新四軍給我們的。媽媽，好日子過長遠了，你都快忘記了。』

這個媽媽真是有些忘記了，過慣了好日子又那記這些呢！經這一提，醒是醒了些，但是一想起從那麼一點點帶大的娃子，總是不願意，她說：『弟兄三個去一個，不是跟

頑固派拔壯丁一樣麼？」

「怎麼一樣？拔壯丁怎麼會拔到鄉長家的，地主家的？又怎麼會跟你開會討論？現在是公平，統統一色，再說頑固派要在這里，你的四個兒子早不保險了，恐怕四個里要去三個，說這話你信不信？」

老奶奶雖然也信，但是就不肯承認：「頑固派在這里怎麼就沒有拔去一個呢？」
「你說這話就好了，要新四軍不過來，差一點就動手了，門一推還不就給他綁去。」

「那就該巧了，我倒還要問問你看，你大大他們老弟兄四個，怎麼沒有一個當兵的？」又提出了新問題。

「說這麼遠，那時候可有鬼子哩？」李德明真不耐煩她。

老奶奶心一橫，只看到眼前的事，索性再說一句：「我看頑固派在這里，我們也一樣過。」

李德明氣得恨不得馬上不認這個親娘，在一旁聽了很久的老頭，也覺得說不過去，就插上去說：「要在這里，那罪又不易得受。我們看着吧，真要公平合理再說。」

李德明聽到有這話，有點高興，心想父親的一個難關容易打破了，母親還是一個大

難關，正想着，不料又闖出一個難關。

二房說：『什麼公平合理，要弟兄四個去兩個我就去，我倒要到大會上講講道理。』又對李德明說：『你高興模範，你去，原是你報的，我們家就拚你一個在外頭，你當鄉長也好，你當新四軍也好。』

李德明一頭惱火，罵他：『啊，你看你能得不輕，你會講，我沒有你會講。』

『我們不去。高低不能強迫我們去，自願末。』他弟弟又換了一種講法。

『壞人就要帶強迫。』李德明順口溜了這句話，也知道有些不對，那知媽媽又接下去說：『對了，我就拚你這一個兒子。你去當兵好了。』

李德明聽到這里，本來還想好好解釋一番，但回頭又想：反正這個時候難講通，索性直截了當的說：『要上頭批我就去，上頭不批有什麼辦法呢？』他實在也屈心想去，他心里說：『丟臉，一個家庭就這樣難搞，到底是富農的底子，想不透。』

『我又沒有看見上頭批不批，曉得你搞的什麼鬼？你千行公平萬行公平都好講，這趙公到自己吃虧，我看就不公平了。』

『你看你講的什麼話，』他不想再說，對家里他一向沒有做好過工作，總沒有對別人那樣耐心，這是因為他把家里的事想得容易了，等到碰了釘子也還轉不過彎來，可

是在走出來的路上就有些後悔，也真無謂，何必動不動就冒火呢？再說自己本來就沒有講方式，一上來就報名，過後也沒有先說說讓自己去，然後才轉彎子，也難怪小弟兄不服氣；不過事已如此，就好像滾出門的水，收不回來了，沿路越想越嘔氣，又想想這趟全鄉的動員對象家庭中都有這句話：「鄉長家的也去，我們還有什麼不去。」難道真能高郵人放氣火有頭沒尾麼？那就「政治影響太糟」，說不定全鄉工作都要垮台。急得他耳朵里好像打鼓一樣，但經他這一急一弄，還沒有到鄉公所，心里已經有了一點辦法。

x

x

x

第三天李老頭子就接到王區長一封信。王區長是他最信任的，泥腿子出身，從前那有他姓王的講話，現在居然是區里的一名人物了，真是「人要闖，刀要礪」都是幹出來的。每趟上集，他得空都要到區署去看看他，他待他又恭敬又和氣，又口口聲聲稱讚德明有出息。他的話總是對的，每從區署走出來，總覺得面上有一層光彩。他想要在鄉民會上他坐在桌子邊也有區長在旁邊這樣對面說着講着就好了，又想着從前那有這樣的好事！雖說手頭還寬，家里還有點場面，但不說衙門里的大老爺，大莊子上修祠堂住門樓子里面的地主沒他眼里，見了鄉丁都要晚一輩子似的孝順，那攤到他李老二有話說，現在日子真變過來了。

區長信上說些國家大事，指出這趟參軍公平合理，幹部不能算，應該一律看待的，並說：『你老人家想想，要是大幹部小幹部都剔出來不參軍，路東倒有多少幹部，那還有什麼人參軍呢？』隨後說到專想別人參自己不參是不憑良心，我們子弟多的應該先爽快的站出來，才好帶頭幹，他也已準備勸自己小舅子參軍，過去的徐區長還正在勸他弟弟參軍。最後又要『你老人家想想，可是不是？』老頭看到這里，心裏就說：『還有什麼不是呢？你的話總是對的，高低你們家也有人去，總不會把當讓自己身上。』一面也就嘆了一口氣，這氣一嘆倒覺得這個身子輕了半截子了，開始打下了『送一個去』的決心。一頭想：『這趟真是憑良心了，要不是參加新四軍，要不是看到新四軍給了好處，這就憑不上這良心呢！』跟着『參軍光榮呀』，『模範抗屬呀』，『兒子說不定騎了高頭大馬回來呀』這些念頭，這些想像中漂亮的畫片子，就像走馬燈似在自己的眼前跑過去，他倒反而覺得高興起來了。

李老奶奶叫他『大哥哥』的程陽山同志，這天也上門來拜望老奶奶了，滿口二娘長二娘短，叫得二娘心里蠻舒服，又好生生的勸她，打了很多比方，尤其比方頑固派在這里，四個要去了三個，而且以前是爲了別人享福，現在是爲自己享福的話有些打動她的心，並說：『讓他們去一個吧，不問他們到那塊營盤里，我都能知道，以後要他們給你

帶信來，我在鄉公所拿到包你飛快給你送到身邊來。兒子總是自己的好，那個不疼呢！」二娘說：『大哥哥，你這話倒還體貼人，我那二房走出走進就看着我哭，他怎麼就知道攔不到他去，就叫去，老（小）兒子我高低捨不得。』說着就哭了起來。

這時正是李老頭高興了過後，也踱了進來勸她，把王區長的信講給她聽了，她最後說：『那還有什麼說，我知道拗不過的，你看好了，我們做爺娘的能叫那個去，還是讓他們自己作主，只是我有一句話說在前頭，老（小）兒子是我心肝的心肝，不能讓他去，他去，我就哭死了。』

老頭一時沒有回答他，因為他想着只有老四去好，他沒有帶媳婦，大的三個都帶了媳婦，要去留下老婆有得吵，何況老四年青精靈，將來有出息，進步大。

當晚就叫老三去鄉公所招呼李德明來家開家庭會議。李德明知道該有七八分把握，就打算誰去的問題，他和老頭想的一樣，就怕母親不肯放老四，會上又怎麼提出呢？總要先讓一讓才能提，要不母親更不心服。老二是會開口的，可巧來的是老三，於是就沿路與他打聽思想，要他先提自己去，老三一向還老實，這幾天又聽很多人談參軍的事，心里也活動過，聽老大怎麼說，就怎麼應，反正去不去都好。

家庭會議上李德明把道理統統講完了，老頭也補了幾句。冷了一回。老三就說：

『大大，我去好了。』老頭老奶奶都覺得報的不對勁兒，老奶奶就看老二，老頭就看着老四。到底老四有種，他說：『哥哥都有嫂子，去了包記掛着，嫂子在家吵起來，上人也受罪，我去算了。我看人家小三子小四子去的多呢，我早就跟他們咕弄一起了。』

老奶奶正要哭嚷，老頭却說：『小四子這話說得好，算我李家的面子，屈心想去，了不得的好。』老奶奶過細想想也覺得是理，但是她對『心肝的心肝』怎麼就能一下放手呢？她大聲的說：『叫二房去，他走出走進就看着我哭，就像知道攤不到他去，人家有話他就沒有話，他刁拐，就要他去。小四子沒有帶媳婦你們欺他，我看叫他去就對不起他。』

『要去去好的，要刁拐的去幹什麼？』李德明忍不住想早點有個結束。

老二在旁邊就輕輕的說：『下趟再公平合理，攤我去好了。』老三雖落了選，倒還有心待老四，他說：『媽媽你放心，過兩年我準接老四回來帶親，我換他去。』

於是全家就把話引到家里油坊還有頭十萬元錢本來準備分家的事，現在就說不要分了，這錢就給那個去換的人掌管，將來除了上人的棺木壽衣和老四婚事的用費，就算是他的。

小四子格外高興，覺得樣樣稱心，老奶奶左思右想，也覺得小四子去好，又聽到老

三去換的話，看小四子也高興去，眼淚雖然還淌着，却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只有李德明還覺得這事處理得有點拖尾巴，怎麼說過兩年換回來呢？「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一個新兵去換一個老兵怎麼說呢？但後來一想到年青人只要到部隊里一教育，恐怕拿轎去接他還不肯回來呢。問題總算解決了，幾天來的心事放了下來，一邊還想：幹部的家庭工作真要好好做。

「李鄉長的老四參軍」真變了老百姓的口頭語了，很多人也就在這樣的影響之下，光榮地走進自己的隊伍。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寫於淮南）

七十七槍

——記神槍手李廣雲——

李廣雲頂一九四二年三月初十參加淮南游擊隊到九月爲止，就算上半年多了，還沒有打過一回火。那時的游擊隊每個人只有一板火，有三板的就靠得住有兩板瞎火，槍呢，老套筒子，十枝少說有六支打不響。有兩個手榴彈拴在腰里，捧達捧達當個命，隊伍統統只有三班人，就是這個家敗的樣子。所處的地方，敵人的砲樓又是挨次次的兇虎虎的豎着，可是就因爲這些砲樓碰着眼睛，和游擊隊的這份不成樣的家當，往後去游擊隊和李廣雲的故事就多着哪！

九月初九那天，游擊隊住高莊，隊長叫他們去攬李家祠堂的「鬼變子」，這李家祠堂真是一個鬼氣的地方，它的四個拐上，離大廟鬼變子司令部，下塘築鬼子「紅部」，南園子鬼子洋房，西梁崗和北園子鬼變子，多在里把路少在二百米達，它就在當中待